

河南新剧作

第一集

河南省戏剧研究所
中国剧协河南分会

1984.10

目 录

- 曲大老送寿 李志强 (1)
- 鸳鸯杯 张乡仆 (45)
- 双灵牌 王中民 (104)
- 藕塘关 李洪喜 (171)
- 倒霉大叔 齐 飞 (221)
- 王友放鸭 戴文波 易以群 (281)

曲大老送寿

李志强

人物 曲大老 初任县令。

周桂兰 渔家姑娘。

冯 石 吏部尚书。

彭 娟 冯石夫人。

彭大头 冯石岳丈。

彭夫人 冯石岳母。

彭小山 大头之子。

刘子西 刑房师爷。

老班头、丫环、中军、校卫、衙役、家丁、刽子手、玩狮子要绣球的百姓。

第一场 告状

〔几百年前的一个元宵节。〕

〔幕启。县衙公堂的堂口，放置一架堂鼓，旁挂放告牌，上挂几盏花灯。〕

〔鼓乐，鞭炮，热闹嘈杂声中，传来一声与节日气氛极不谐调的尖叫，高喊“冤枉！”渔家姑娘周桂兰急上。〕

周桂兰 （唱）人庆佳节我遭难，
难得平安度一天。

急忙告状把冤喊——

(抓起鼓槌，照堂鼓狠狠击去)

[老班头闻声走上，夺去了鼓槌。]

老班头 (唱) 大年大节喊啥冤！

周桂兰 怎么大年大节，不准喊冤？

老班头 老驴老马还得歇歇鞍儿哩，也不叫衙门安生一天。

周桂兰 谁肯无事找事，放着安生不安生。怎奈这大祸，不早不晚，偏在这天来到俺的头上。

老班头 什么祸啊？

周桂兰 爹爹适才被恶人抓去，死活不定，吉凶难料啊！

老班头 啊？人命关天，倒是迫不及待。好吧，你且稍站，待我与你通稟。

周桂兰 有劳了。

[老班头下。]

[刑房师爷刘子西自衙内出来。]

周桂兰 (忙跪) 见过青天大老爷，渔女冤枉啊！

刘子西 不不不，不敢当。我乃是刑房刘师爷。

周桂兰 (站起) 刘师爷？您那刑房，可是为民伸冤的？

刘子西 是啊。不过……你还是改日再来吧。(欲走)

周桂兰 (拦住) 改日再来就晚了。

刘子西 有剩饭，没剩事，啥时候也不会晚。

周桂兰 小女子大祸临头，一时半刻也等不得。

刘子西 啊？啥事就这么急呀？

周桂兰 师爷呀！

(唱) 彭家明日要做寿，

差人挨户把礼收。

阎王不嫌小鬼瘦，
石头也要榨出油。
指派恶奴下毒手，
紧逼强征到小舟。
爹因无钱被抓走，
无端作了阶下囚。
这才是渔船逢雨船偏漏，
灾难偏加苦人头。
万望青天把俺救，
为民作主报冤仇。（呈状）

刘子西（接过状纸）好吧，我替你转与曲大老，你且回去，听候升堂传话。

周桂兰 麻烦师爷了。（下）

刘子西（目送桂兰远去）好险哪！

（唱）接过状纸吓一跳，
要告彭兄老至交。
平日我大事能化小，
这一回有点心发毛。
好不该县里换来个曲大老，
三把火新官上任谁不烧。
怨仁兄偏偏碰上这头一炮，
无奈何暗到彭家走一遭。

（将状子纳于袖中，下）

〔二幕闭。〕

第二场 转 状

[紧接前场。]

[幕启。彭家客厅。]

[彭大头上。]

彭大头 (念) 离朝下野威不减，
脚踩大堂乱动弹。

彭小山 (急上) 哎呀爹爹，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啊！

彭大头 何事惊慌？

彭小山 那老汉……不中了。

彭大头 快快解下，冷水喷醒。

彭小山 是。(向内) 解下来，快喷水！

家丁_甲_乙 (上) 那老汉已经绝气，喷也喷不过来了。

彭大头 (对家丁左右两个耳光) 老爷要得是钱，要他老命
何用？也罢！速将尸体抛于乱坟岗上！

家丁_甲_乙 是。(下)

彭大头 小山，若是有人问起那一老汉，只说不晓。此事关
系重大，千万不可认账。

彭小山 好，不认账。

彭大头 老父要到后堂歇息，有人求见，只说不在家中。

彭小山 好，就说你不在家。

[彭大头下。]

[周桂兰上。]

周桂兰 (唱) 投罢状纸忙回转，

孤舟独坐心不安。
急入虎穴来打探，
盼望爹爹早回还。

- 彭小山 你是来送礼的？
周桂兰 要找我的爹爹。
彭小山 你爹不在你家，怎么来俺家找？
周桂兰 被你们抓来了。
彭小山 他是哪个？
周桂兰 渔民周老汉。
彭小山 他……
周桂兰 怎么？
彭小山 他不在这里。
周桂兰 哪里去了？
彭小山 扔到乱坟岗上了。
周桂兰 哎呀，爹……（欲走）
彭小山 哎！是死是活，俺可不知道。俺爹说，反正俺不认账。
〔周桂兰转身急下。
〔刘子西上。
彭小山 啊！刘师爷来了；
刘子西 你爹爹呢？
彭小山 俺爹说了，他不在家；
刘子西 他没说往哪儿去啦？
彭小山 他说往后堂歇息去了。
刘子西 去去，快请你爹出来，俺有要事相商。
彭小山 那好。我去。（下）

〔彭大头上。〕

刘子西 哎呀仁兄，大事不好了啊！

彭大头 哪来的那么多不好！有什么事，值得大惊小怪的。

刘子西 （从袖中拿出状纸）仁兄请看。

彭大头 （接过看状）哼哼！不值一理，小事一桩。

刘子西 小事？

（唱）事大小上公堂并不占理，

到头来还不定谁高谁低。

曲大老初上任不摸脾气，

特过府找仁兄细作商议。

彭大头 你是老刑房了，依你之见呢？

刘子西 （唱）依我看先将人放回家去，

寿礼银送不送莫要威逼。

避事端去烦恼图个吉利，

也免得因小失大不安逸。

彭大头 嗳！倒也言之有理。

刘子西 快快把人放了才是。

彭大头 这人么，方才已经放过了。

刘子西 怎么，已经放过了？

彭大头 送上乱坟岗了。

刘子西 啊！人命关天，他那女儿岂能善罢甘休。

彭大头 不肯甘休，又该其奈我何！

刘子西 县官追究此案，如何是好？

彭大头 哼哼！量他也不敢！

刘子西 这可说不定，新官上任，还能不亮几手。

彭大头 不识字他也摸摸招牌！

刘子西 别忘了，仁兄是被当今万岁贬回来的。
彭大头 总不能将老夫看作平头百姓。
刘子西 这位太爷喜怒无常，阴晴不定，小心吃亏！
彭大头 他是哪道而来？
刘子西 本科得中，初任来此。
彭大头 如此说来，万无一失。贤弟未必晓知，我那门婿冯石原是本科主考大人，新近又迁吏部尚书，一乃他的恩师，二为他的上司，他岂有不怕之理。
刘子西 只怕远水难救近火，县官若是出我不意，冯大人一步来迟，可就……
彭大头 这个……我自有道理。小山。
彭小山 （上）爹爹，叫我？
彭大头 快到后堂，将方才收下的金砖与我取来。
彭小山 金砖，好。（下）
刘子西 仁兄取那金砖何用？
彭大头 敲门！
刘子西 仁兄，这曲大老口口声声讲的是清廉二字，万一拒之不受，反而……
彭大头 咳！你好糊涂啊！
（唱）常言说千里做官为吃穿，
 我不信能有人不爱金钱。
 漂亮话还不是当成经念，
 莫以为当真会如此这般。
 别听他口声声一尘不染，
 一见钱就能把是非倒颠。
 你在他眼皮底下把法犯，

他也会睁只眼，闭只眼，
看见只装没看见，
放你脱过这一关。
你试试到底灵验不灵验，
放大胆抛出这敲门砖。

〔彭小山捧红布包着的金砖上，交与彭大头。〕

彭大头 贤弟只管拿去。

刘子西 （接过金砖）依小弟之见，不如再花些银子，买通
那一小女，不再告状，岂不更好。

彭大头 嗯！就依贤弟之见，来它个双管齐下！

〔灯暗。〕

〔二幕闭。〕

第三场 接状

〔紧接前场。〕

〔二幕外。刘子西上。〕

刘子西 （唱）怀抱金砖心发抖，
好似老鼠去偷油。
总怕大老不肯受，
讨个没趣落场羞。
这步棋可该怎么走……

（一回头，看见老班头走来）对！

还不如央央老班头。

〔老班头上。〕

刘子西 老兄！

老班头 哟！刘师爷，我可不敢当！

- 刘子西 哟！你年纪大么。
- 老班头 年纪大小，您也是师爷，俺总算下等人哩。
- 刘子西 哟！咱俩在这衙门共事多年，没防咱还有点亲戚哩。
- 老班头 噢！我可不敢高攀。
- 刘子西 我才听说，谁知道您表姑家外甥女女婿他干兄弟，还是俺表叔他干兄弟的外甥女女婿哩！
- 老班头（欲下）……
- 刘子西 别走别走，我想央央你办点事。
- 〔老班头只顾走去，刘子西跟下。〕
- 〔二幕启。县衙后书房。〕
- 〔曲大老正在用竹篾扎花灯的骨架，有的已经糊好。〕
- 曲大老（唱）百姓们忍恨作乐强欢笑，
要快人可该拿谁先开刀？
一路上听不尽怨声载道，
却为何不见堂鼓有人敲。
等啊等，等得我好烦躁，
扎几盏花灯闹元宵。
- 老班头（抱着金砖走来）曲大老爷！
- 曲大老 看看，看看，说过多少回了还老是要这样叫。
- 老班头 咳！我在这衙门混了几十年，叫大老爷叫惯了。
- 曲大老 你叫惯，我可听不惯。一听见这个爷字，就头疼。
- 老班头 可如今您做了官了。
- 曲大老 做了官就该当老爷？
- 老班头 此乃古之常理。
- 曲大老 咳！一步侥幸，就成老爷；倘若我至今不中，又该

当“老孙儿”啦?

老班头 好,好,就叫您曲大老。

曲大老 记住!谁再叫“爷”,可别怪我不客气!

老班头 好,记住了!(看见花灯)啊!没想到曲大老还有这个手艺儿啊!

曲大老 哈哈!别说这个,就说使个牛,摇个耧,编个筐,织个绸,点个豆腐打个油,都不用求人去磕头。

老班头 这几样花灯,我还没有见过哩。

曲大老 街上闹烘烘,衙门冷清清。百姓们泪盈盈,我心里磁丁丁。手闲指头痒,一扎一糊咱也上街去玩灯。

老班头 好!俺都陪着您去。

曲大老 哎,上任三天了,还不见发市?

老班头 有,有,今天碰上啦!

(唱)忽听堂鼓咚咚响,
我急忙抽身出班房。

原来是一个女子要告状,
为她爹爹诉冤枉。

曲大老 (唱)好好好,先把花灯一边放,
走走走,快传人役去升堂。

老班头 (唱)曲大老,先别慌,
击鼓人早已不知去何方。

曲大老 你怎么让她走了?

老班头 (唱)我正要转来对您讲,
刘子西恰恰到身旁。
接过状,答应替她来呈上,

曲大老 为何还不见他送来?

老班头 (唱) 转一圈，到头又把我来夹。
曲大老 啊，又转到你手里了！快快呈上来。
老班头 (唱) 这就是今天接的那一状，
 曲大老一看便知详。(递上金砖)
曲大老 (打开红布包，露出金砖，掂掂，摸摸，敲敲)。
 嘻嘻！明晃晃，亮堂堂，摸着硬梆梆，敲着响当当。这……这就是状纸？
老班头 是状纸变的。
曲大老 怎么个变法儿？
老班头 刘子西把状纸带进了彭家，一出来可就变成这个了。
曲大老 哦！原来如此啊！
老班头 明白了吧！(帮曲大老扎灯)
曲大老 (捧起金砖，看得出神) 嘻嘻！哈……
 (唱) 稀罕稀罕真稀罕，
 这玩艺儿自己找到我跟前。
 刘子西果然有手段，
 一张状换来俩金砖。
金砖啊！
 那一年，埋葬我爹用席卷，
 若有你，至少能买十口棺。
 那一年，立等上京去应选，
 若有你，也不会耽误到今天。
 那时节急着用你偏不见，
 到如今有你无你何相干。
 那被告既然舍得拿你换，
 想必是那张状纸更值钱。

赔本生意谁肯干，
他岂能不抠抠那个小算盘。
他欠人家九百九，
也不会给我送一千。
欠账太多怕清算，
想借我手一笔圈。
两锭金只怕差得远，
算清账该多该少他再添。

老班头，去领两个当差的。

- 老班头 干啥？
- 曲大老 抓人！
- 老班头 啊！抓人？别的县太爷来，巴结还怕巴结不上哩，你又不去拜客，别说要抓，就是搭个“请”字，怕也请不来。
- 曲大老 一不拜，二不请，就是非抓不可！
- 老班头 还不知道为了多大的事，凭什么抓人？
- 曲大老 知道。送钱多，事大；送钱少，事小；不送钱的没事。这两锭金有多少？
- 老班头 一块一百两。
- 曲大老 是啊！两块二百两，这事还能小！
- 老班头 可他，大事能化小，小事能化了，没事还敢找！
- 曲大老 谁这么厉害？
- 老班头 外号彭大头！
- 曲大老 啊！多大个头？
- 老班头 他——曾做过阁老，后来得罪朝廷，罢官回乡了。
- 曲大老 这叫老牛上锅，撂倒再说。单等谁来放放血。
- 老班头 不过，他虽是倒了，却还有个门婿在朝，这老儿还

是没人敢惹呀。大老还须谨慎从事。

曲大老 谨慎？我越谨慎，他越放肆；他要是谨慎，就不会惹事啦。去，快叫两个当差的。

老班头 是。

[老班头走出门，正碰上刘子西过来。

刘子西 怎么样，收下没有？

老班头 收下了。谁还能嫌它咬手？（下）

刘子西 好，好，收下就好！（放心地）见过曲大老。

曲大老 啊，是刘先生。

刘子西 不敢当。

曲大老 方才老班头带来那东西……？

刘子西 啊啊，乃是彭府敬意，望大老笑纳。

曲大老 彭府？

刘子西 哟！

（唱）彭阁老人忠厚德高望重，
讲义气爱朋友四方闻名。
这几日正忙他六十大庆，
未能为曲大老洗尘接风。
因此上托小人致意敬请，
恭候您大驾光临叙叙交情。

曲大老 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

刘子西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都是自己人。

曲大老 你先去关照一下，我随后亲自登门。

刘子西 曲大老赏光了。我就去。（下）

[周桂兰身著重孝，扬起挂有状纸的魂幡，随老班头上。

- 周桂兰 (跪) 见过青天大老……
- 老班头 (急忙止住桂兰) 呃! 行了。曲大老不爱听那个“爷”字, 别往下再叫了。
- 周桂兰 嘿嘿, 曲大老……民女冤枉啊!
- 曲大老 (忙来搀扶) 哎呀我的好百姓啊, 别冤枉了, 老头子我也冤枉着哩! 拿个探花来做县令, 还能不冤。快快起来, 看看能想个办法不能。
- 周桂兰 谢曲大老……(站起)
- 曲大老 你叫什么名字? (边问边录)
- 周桂兰 (唱) 小女子名叫周桂兰,
- 曲大老 家住哪里?
- 周桂兰 (唱) 家破后就住在打渔的舟船。
- 曲大老 状告何人?
- 周桂兰 (唱) 状告那彭大头残忍凶悍,
- 曲大老 为了何事啊?
- 周桂兰 (唱) 逼寿礼害我父一命归天。
- 曲大老 (对班头) 听听, 到底事小不小?
- 周桂兰 (唱) 荒坟中寻父尸惨不忍看,
 可怜他遍体伤血痕斑斑。
 暴尸河畔未成殓,
 彭家人假装慈悲送银钱。
 小女拒收不容劝,
 忍泪扬起招魂幡。
 引爹爹冤魂来求见,
 大老啊!
 怎忍心看他含恨在九泉。

〔曲大老听着，不断拭着同情的眼泪，未及诉完，早已泣不成声。

周桂兰 大老啊，您这是怎么了？

曲大老 （哭的更痛）呜……

老班头 看看，大年大节惹大老伤心，还不快快走开！

曲大老 不不不，不怪她，我是在哭我爹啊！

周桂兰 啊……？！

老班头 大老有什么未了之恨，如今可该伸冤报仇了。

曲大老 仇人早就死了，找谁去报！好吧，不提这个了。可有状纸？

周桂兰 招魂幡上系着。

曲大老 取来我看。

〔老班头从幡上取下状纸递过。

曲大老 （接状）待本县抓来凶犯，与你伸冤。

周桂兰 大老为冤魂作主。

曲大老 老班头，随她前去验尸。

老班头 是。随我来。

〔老班头领周桂兰下。

曲大老 （唱）那一边接过了黄金二百两，

这一边又接来人命状一张。

掂一掂自然是各有份量，

论轻重可觉着有些反常。

彭大头要为自己开脱这笔账，

周桂兰要为爹爹伸冤枉。

开脱杀人罪，

我违心丧天良，